



# 魂牵梦绕是故乡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管淑平



我的家乡位于重庆市巫溪县境内的一个小村庄，地图上难找到它的名字。这里群山环绕，农田沃野，抬眼是拔地而起的山峦，密密的树木随着蜿蜒的山势一路生长，一路蜿蜒起伏。而植被稀少的地方，大多是光秃秃的黄土丘。天放晴的日子不多，阴雨蒙蒙常常相伴，夏天雨季来临，黑压压的云雾从高高的山头压下来，颇为压抑。可这的确是我的家乡，生活了十余年的家乡。

## 1

车子靠近乡村的时候，植物多了起来，树木由低到高，先是一些小灌木丛，然后是一些高大的阔叶林。在陡峭的山坡上，一些树木紧挨着石头，在土壤贫瘠的石缝中，撒下种子，发了芽，长出苗，长成了一山接连一山的树木。春夏时节，这些不知名的树木会开出一些花朵，很好看，娇小娇小的。而到了秋冬，当树叶齐刷刷地掉落，就只剩下停在半空中的孤零零的枝丫了，骨感的面貌又露了出来。

乡村还是乡村，草木为朋，田园为友。人们住在这片土地上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在初春的时候，人们开垦一片农田，待到仲春，气候温和，种下庄稼，土地就开始了它一年的使命。豆苗青青，麦苗挂穗，下了玉米，种了番薯，待到秋来叶纷纷，庄稼陆续成熟，人们又忙碌起来，从一块农田奔赴另一块农田。秋收之后，人们闲下来，土地开始休养生息。

当凛冽的西北风吹来的时候，秋天已经离开。我不大喜欢这样的日子，风吹在脸上，疼得如刀割。小时候，我的耳朵、脸蛋、手指都被这不近人情的风刮出了很多小口子。寒冷袭来，那种撕裂的疼，直达心扉。行走在风中，四肢也变得麻木，腿脚不听使唤。总之，那时候的我曾不止一次有想要逃离的念头。

我家的屋子是土墙茅屋。屋顶上，是青灰色的瓦片，一些倔强的杂草，总能想方设法地在瓦片的缝隙中播下种子，执着地生长起来。尽管屋子的确比较经济，但还是能够住人，只不过雨天的时候，就得多准备一些水盆、水桶，雨水会沿着一些残破的瓦片，渗透进墙壁，漏到堂屋，我觉得孙悟空的水帘洞也不过如此。雨大了，就只好

一边直直地看着雨水，一边在心里忐忑着，期待雨早些能停。我还记得，有年夏天，我们在田里忙活，突然狂风四起，雷电交加，不一会儿暴雨倾盆，我们回到家早已满身湿透。就在我们走进院子的时候，大门上方的墙壁突然“嘭”的一声就倒了下来，连同房梁上的瓦片，砸落一地。那些天，雨水不断，我们只好躲在旁边的柴房。

终于等到雨停，走到堂屋，地面坑坑洼洼，积了一些雨水。我蹑手蹑脚走到垮塌的墙壁下边，小心翼翼朝着头顶望去，只看到一个巨大的窟窿与横在墙壁的几道木梁。于是，大人们不得不暂时放下手中的农活，开始整修房屋。刚下过雨不久，屋顶的瓦片也不牢固，木梯搭在屋檐沟上，瓦片松动，又倒了下来。那场暴风雨，让原本就残破不堪的瓦片，负载了它不该承受的生命之重。大人们翻山越岭去邻村买瓦片、买木梁，等房子暂时修缮，农田的玉米一大片一大片倒伏，混合着雨水腐烂了。我至今对那年的雨水，仍然感到忌惮和恐慌。

## 2

那时，父母外出打拼，屋里就只有我和奶奶一起生活。当然，住在乡村也不是没有趣事。门前的竹林是我常去的地方。这片竹林，一年四季，绿意盎然。春夏交替，竹笋破土而出，竹象虫也多了起来。它们穿着一件小花衣，五彩斑斓的，嗡嗡地从一棵竹笋飞向另一棵竹笋。我溜进竹林，也从一棵竹笋跑到另一棵竹笋旁边，只为了能够抓住它们。农村的夏天并不酷热，平日里那些不显山不露水的树木为我们抵挡了暑热。眼前的竹林，也是这样，为我们撑起了一片绿荫。我很喜欢在夏天坐在竹林的石头上，静静地听竹

风，抬头，竹影婆娑，耳边，竹声如风。不知不觉我就背靠着棵竹子睡着了，醒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躺在堂屋的竹椅上。原来，是奶奶将我从林中抱了回去。

离竹林不远的地方是一条溪流，准确地说，是一条小河沟，是雨水从山上携带着一些石头冲刷形成的。小河沟里，平日是干涸的，布满了大小不一的石头。想当年，水流充足的时候，我还在这河沟里找过螃蟹呢。只不过螃蟹很小，住不惯我家喂猪的水缸，没几天功夫，蔫儿了。

大人们平时都在农田忙碌，很少有闲下来的时间。至于农田，其实原本是没有的，是父辈们用锄头从荒山中开垦出来的。种上庄稼，头几年，收成不好，杂草与庄稼争抢肥力。几年养护，明显好转，于是，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到圆滚滚的番薯，可以吃到甜乎乎的高粱，可以在下午放学回来烤一个香喷喷的玉米。

我们放学回来，简单吃过饭，等做好作业后，便要去农田打猪草。我个子不高，只好背着一个背篓，手里拿着一把镰刀，向着农田赶去。到了农田，放下背篓，慢悠悠地寻找着那些软嫩的野草，拽着它们的藤蔓，将镰刀伸过去，朝着怀里一收，割下之后丢进背篓。等背篓装满了，背回家，在大铁锅里倒上一大锅水，先把水烧开，再将割来的一些野草放进铁锅，这时我总会悄悄放几根番薯或者一些嫩的玉米粒儿在锅里，等煮熟后，用锅铲舀到水桶，然后拎到猪圈门口，倒进猪槽，让它们尽情吃个够。

村子里没有公路，只有窄窄的泥泞的小路。下雨天，泥水顺着雨水积在路上，深一

脚浅一脚，犹如行走在沼泽上。因学校是在条件较好的邻村，于是几个村子一商量，修了一条公路出来。所谓的公路，其实也就是将原有的小路加宽了一点。不过相比于以前杂草丛生的小路，的确好了很多，到学校时，再也不用担心因为露水打湿裤脚。

村子里也是冷冷清清，只有逢年过节才会热闹一点。不过，相对于城里的忙碌和喧嚣，我却很喜欢这种氛围。有些东西还保持着古朴的原貌，木质房屋，周围草木环绕。孩提时的伙伴一个也没有见着。他们都在忙碌着，都在奋斗着，考学的考学，没考上的也不会甘于现状，终于，山外头的繁华生活终究抵挡不住一个小村庄的安恬。于是，有的人背起行囊，行走四方。有的人离开还会回来，而有的人离开了，就是半生，就会在条件好的地方开始定居，有了新的家与故乡。

## 3

我曾回到过家乡几次，每次都是悄悄来，住了没几天就匆匆离开了。在奔波的日子里，渐渐理解了父辈们为什么不肯离开乡村搬到条件较好的新农村去。在这片草木相伴的村落，他们生活了大半辈子，在农田和山野间忙碌，一年四季，有着忙不完的琐碎的农事，但也正是生活在这里多年，有了感情，根深蒂固。搬去新的地方，心里肯定空落落的。

可是，对于如我们这些在外漂泊的游子来说，儿时的故乡早已成了一个回不去的地方，带着诸多的感时伤怀，悄悄地被掩埋在了岁月的长廊……

## 村里的新乡贤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罗安会



仲秋时节，渝西长江之畔永川朱沱涨谷乡，二十余位白发同窗，乘坐几辆面包车，停在周希林这座“重庆市最美庭院”里，五亩见方的院坝被紫薇、桂圆、藤蔓环抱掩映着。庭院一角，乡厨正用两米高的竹蒸笼蒸制着家乡的传统美食九大碗，飘香四溢。

60年前，我们和周希林在永川（原江津县）朱沱民中同窗。那时的他，是班上的学习委员，成绩优异，眼中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望。

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，他回到农村，面对贫困落后的生活，没有选择当泥瓦匠、木匠这些“上手快”的手艺活，而是挑了一条更为艰难的路——赤脚医生。

最初他在大队医疗点接受草药治疗，效果不尽如人意。听说涨谷公社医院的

曹禹治医术精湛，便上门拜师。周希林看中了老师的真本事，恭恭敬敬地跪拜行礼。老师约法三章：“医者仁心，悬壶济世；医德正，医品高；专心致志学中西医。”他点头应下。

从此，他开启了艰苦的学习之旅。白天跟着老师“望闻问切”，他认真地坐诊记录脉案；夜里，他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坚守与学习，如饥似渴地啃读《药理学》《中西医结合内科学》。他从阴阳五行到脏腑经络，从症候分类到药性理论，一点一点地钻研。老师教导他：“人命关天，来不得半点急躁。”这句话，他铭记了一辈子，后来带学生时，这话也常挂在嘴边。他深入研究糖尿病、慢性肾病、抑郁症的中医治疗，还努力学习针灸推拿。1977年，全县10多名医生参加资格考试，朱沱镇考上两个中医

师，他是其中之一。

他家里有一张珍贵的老照片：年轻的周希林背着诊疗箱，迈着匆匆的脚步，行走在田埂上。那时的他，已经从那个最初“试试看”的赤脚医生，成长为乡亲们信得过的周医生。

改革的春风，给周希林的从医之路带来了新的机遇。他在镇上开了诊所，兼卖中西药，成为一名个体医生。凭着出色的医术和热情服务，赢得了病人的信任。后来，涨谷乡医院聘请了他。在医院里，他把“为病人服务”的理念刻进骨子里，用心去诊断、去治疗。

再后来，他本可退休享受天伦之乐，但始终放不下坚守了几十年的医术，主动申请村医执照，回到了故土涨谷村。如今，他年逾古稀，却依然背着药箱走村串户。他号脉的动作沉稳而有力，问诊时，眼睛专注地盯着对方，仔细地观察着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和反应。开药方时，他总想着“能省一块是一块”。

他的日记里记着一个令人难忘的细节：有几年，朱沱长江边栽种了20多公里的竹子，是纸厂的原材料基地，竹林里毒蛇肆虐，一位女社员被咬后，脚踝迅速肿胀，十分危急。送镇医院治疗，效果不理想。家属心急如焚找到周希林，他立刻采用排毒挤压法，从脚趾缝里挤出半碗黑血，然后用中草药为患者调理。仅仅一周后，患者的病情就有了明显好转。那几

年，他治好的蛇伤不下百例。

周希林不仅是乡亲们信赖的好医生，还是村里的“和事佬”。2017年，永川区评选“十大新乡贤”，他高票当选。他把5000元奖金送给镇敬老院，用实际行动传递着温暖与爱心。他在家里设了“乡贤评理堂”，谁家闹矛盾，都爱来找他评理。

他的日记里记着这样一件事：修公路，需占用一周姓农民的田地。干部们做了几次工作，对方就是不松口。周希林得知后，上门调解。他没有急着讲大道理，而是先陪对方拉家常，拉近彼此距离，然后又自掏300元赔了青苗费。他的真诚和耐心，最终打动了对方。对方说：“周医生都这么用心，我还能犟啥？”公路顺利通车，方便了乡亲们的出行。

他还总结出“控怒六法”：脱离现场、冷淋法、深呼吸、打沙袋、大声叫、按穴位，专门教村民化解怒气。他说：“乡里乡亲的，磕磕绊绊难免，别让小事变成大祸根。”

有一张他坐在“评理堂”的照片：稀疏的白发，洗得发白的衬衫，面前摆着几本笔记本，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各家各户的情况。这让我想起他日记里的一句话：“真正的新乡贤，不是高高在上的评判者，而是弯下腰听你说话的自家人。”

放下他的几本日记本，我忽然明白，一个普通的乡医，用自己的平凡生活，诠释了什么是责任，什么是奉献，让乡土有了温暖的底色与生机。

